文體明辯

序論

貴重書

禁帶出

924
2

098.
8.
1488.

安政七改

文體明辯序

上古之世樸茂未漓結繩而治無所謂文也自書契易人文著三墳五典昭雲漢而炳日星先王所以經世垂則化成天下者其道尚已秦棄詩書至漢惠五禋始除挾書

律遺書往往出孔壁間於時天下
文學材智之士雅嚮儒術浸登博
洽及後世醇駁紛紜不能粹然壹
禀於正
國朝洗籠風尚經術郁乎文稱大
備矣然文盛而體不及格者往往

有之不佞髫齔時仍其家學即從
鄉先進論文已迺厭苦淫靡妄意
漁獵古今綜及聖經賢傳諸子百
家之言極人文之致者不可勝數
竊不自量求辯其理而幼困鉛槧
今困薄書未遑也迨移令吳江邑

有聞人徐伯魯先生當世廟時讀
書中秘拜夕郎早歲懸車杜門著
述因同郡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
辯體廣為文體明辯今為八十四
卷自敘簡端既文而覈其取類也
肆其辯析也精凡文之為制詰為

統劉為書文表贊之類詩之為樂
府為古風為近體之類與夫祼體
附錄總命曰文昭秩林之矩矱標
制作之堂奥千古人文一覽具見
先生之摯掇誠勤而用心良苦矣
然終先生之身成勞未獻今始得

覩其全書於是喟然嘆曰渢〻乎
是編也其埴之有方圓乎木之有
鉤繩乎善治陶者而非方圓則何
以中規矩善治木者而非鉤繩則
何以中曲直為文者亦若是而已
矣柰何輓近為文者不泰縵也夸

則攣卷也剬不馮閎也肆則弔詭
也僻不淖約也懧則劌割也喭甚
者勦厥涔蹏辯觧連環捷過炙轂
自眩以動朦瞽之色識者直敝帚
棄之此不假道于體而徒潰〻焉
以自放譬猶陶人之廢方圓而匠

氏之棄翰縄也是何足以言文哉
説者又以文之為用也縦發衡決
游矯騰踔方其騁思而極巧也固
馳馭無方而神運莫測何以體為
哉雖然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
化無變化者用也所以為之擬議
者體也體植則用神體之時義大
矣哉而胡可以弗辯也故世之薦
紳學士啓函而識體因體而會心
加以咬英咀華漱芳簸秕游乎骨
理之内超乎形骸之外内足于意
外足于象意象衡當發以天倪當

必如蜩若掇鑢有神斤成風庖合
舞者矣惡得遽以糟粕少之哉是
梓成而談議者籍以樹不朽經世
者籍以潤皇猷即不佞不敏庶幾
亦得以緣飭其治固視茲編為嚆
矢矣是為序

萬曆辛卯三月上巳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吳江縣事廣
平趙夢麟譔

刻文體明辨序

吳江魯庵先生讀中秘書出列
諫垣言事剴切當
肅皇帝旨悉見採納直聲在
先朝籍甚性不嗜仕無何退耕
其邑之郭外築一室充左右

圖書潛心大業力希不朽屢
詔起用竟丕就藐台鼎若棄甘
窮約若飴彼其意有所屬固
不以此易彼也先生多著述
行於世文體明辨一書則準
吳文恪公文章辨體加益而

手編之上採黃虞下及近代
文各標其體各歸其類條分
縷析凡若干卷云疏奏章劄
以宣朝廷教令詞冊以達宗
廟論說詩賦序記箴銘雜著
以昭嫩慝而詔後世洋洋乎

序

孺々子詎非文章家之極觀
而不朽之盛事哉嘗謂陶者
尚型冶者尚範方者尚規圓
者尚矩文章之有體也此陶
冶之型範而方圓之規矩也
是故敷奏以婉切勝叙事以

約暢勝犯哉以詼核勝美刺
以澂中勝體所從來非一日矣
弔詭之士妄意高玄驚博之
士私擬牽合代降風漓莫可
窮詰雖力追古哲號稱雅馴
而終不免浸淫也體既溺矣

爲用文之是編出而堂寢殊構宮商異調判若蒼白割若玄黄面狂瀾于既倒指斗極于方中先生嘉惠来學豈淺鮮乎雖然文有體用體欲其雄師心而匠意則逸轡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攣而執泥則膠柱之瑟也易曰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以成其文化得其變化將神而明之會而通之雖不詭用用不離體作者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編爲不孤矣不然而

徒曰某罷〻慕傚雖工情
神未得是父老之擬新豐
而優孟之效牂敖也奚裨
哉爲祠乱是孫爲先生藏
本余舅氏鹿門茅公雅慕
之以活学傳學士大夫間

一時争購至合楮貴前令仁
宇徐公鼓手節而嘆曰是吾
邑先賢手澤也盍梓之請
于直指知吾邢公捐贖佐
工〻甫半而以赴召行廣武
趙公来令首先教化亟謀

果梓會直指雍野李公行
部下檄遂告竣焉先生伯
子詢仲子論能讀父書丐
一言於余余敢以不文辭
用叙其本末如此
萬曆辛卯夏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
吳興後学顧爾行頓首拜書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
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
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
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
辯體爲主而損益之辯體爲類五十今明辯百有
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進律
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
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
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官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

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陜而修曲（陜與狹通見爾雅）爲筥必圜爲篚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圜爲簋必外圜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眞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祠命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篇實訓體也）厥後顏氏（名之推）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

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眞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袟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

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大明萬曆八年庚辰仲秋望日吳江董邦寧書于壽椿堂刊

文體明辯卷之首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文章綱領

總論

宋倪思曰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大明陳洪謨曰文莫先於辯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愼

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梁劉勰曰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奥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左傳為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内故文能宗經有六義焉一曰情深而不詭二曰風清而不雜三曰義直而不回四曰體約而不蕪五曰文麗而不淫六曰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

唐柳宗元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令褒貶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

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雖其言鄙野亦足以備用然而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煉動時聽奏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宋周惇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宋葉適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後魏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死人同生活也

宋呂本中曰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爾如張長史名旭見公孫大娘舞劒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劒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爲然也

北齊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

宋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梁劉勰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咫尺而求之域表或議在隅山河

晉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大明王世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

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闕鍵金石綺絲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宋呂本中曰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爾唯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爾

大明皇甫汸曰語稱淄帷十年吟古鏡蘇涓一夕賦蕭湘才有遲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枚皐何取於速工如長卿奚病於遲

大明王世貞曰才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揮子虛百日煮茗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北齊顏之推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宋呂本中曰近世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大明顧元慶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嘗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胥氏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宋歐陽脩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

大明皇甫汸曰昔人歎今之藝者即醫而斷其病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改定此其所以難及也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大明季時勉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爾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便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論詩

大明徐禎卿曰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合風雅頌者謂之合度

周卜商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宋朱熹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梁鍾嶸曰興比賦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大明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麗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十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

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求可以裡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能臻其奥吾亦罕見其失也

宋呂本中曰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宋嚴羽曰學詩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大明楊慎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著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名惇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大明徐禎卿曰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黄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黄之困疲

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詞哲匠縱横畢由斯閾

宋嚴羽曰作詩須辯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辯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況文章乎

又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又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唐代宗年號）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

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又曰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乃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甚者以罵詈爲詩失之遠矣

大明朱承爵曰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

唐劉禹錫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故詩貴和平令人易曉温柔敦厚詩之本教也

宋楊時曰學者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宋嚴羽曰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唐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

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
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唐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
體俗體編記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
其優劣論其取舍上
梁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
舛
大明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大明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
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駘漫必

因思以窮其奥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
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
禦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
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
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
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奇而必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大明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
耳主聲
大明王世貞曰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

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又曰才生思思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
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
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
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唐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
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
足曲詞寡累句
宋梅堯臣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唐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大明皇甫汸曰評詩者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
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
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
漢矣
唐元稹曰詩無姿態則陷流俗欲得思深語近韻
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
宋嚴羽曰詩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
趣曰音節其品有九曰高曰深曰遠曰長

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其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梁劉勰曰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舩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大明王世貞曰許渾之賦宋祖凌敲以爲有三千歌舞李頎之咏鄭櫻桃以爲宮中美人作詩者不可不精史學

宋潘大臨曰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宋唐庚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明皇甫汸曰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摸放之久則成家矣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艷才情綺麗而强擬沈鬱始雖劾顰終失故步所謂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宋呂本中曰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格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宋唐庚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故謂之詩律

大明皇甫汸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纇并棄其餘此劉生名勰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宋唐庚曰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爾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大明皇甫汸曰今人贈送首原世家中述敭歷末致覬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寖失作者之意此詩之極弊也

又曰自詩讖之說興作者遂多避忌沈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衰詬宜稱壽卑降免失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

大明楊慎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

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邪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雎雎鳴鳩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合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

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悞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大明王鏊曰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或有此意如薛王沈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戀溢於言外凝碧池邊頭一作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漢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大明王世貞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

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作涸萬寶雜陳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唯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唯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縣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

又曰觀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

大明謝榛曰近體誦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大明王鏊曰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飣餖爲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

也後世取青媲白區區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鸕鷀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大明楊慎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論文

宋真德秀曰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

大明唐順之曰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兩漢而下文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摺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

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梏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

之說而亦絶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胸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宋田錫曰文以意爲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鏘洋精彩從之而生

唐柳宗元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

宋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唯行於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大明袁表曰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沈譬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梁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宋歐陽脩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則爲之自工又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

也

宋朱熹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闢敷

宋歐陽脩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宋謝枋得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宋蘇軾曰凡文字火候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非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大明唐順之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宋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

又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大明王鏊曰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令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

陽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做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此最爲文之妙訣

大明丘濬曰世之作文者類喜煆煉以爲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事剽竊以爲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徒工奚益

元李塗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

宋謝枋得曰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如此則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曰凡作史評須設以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

宋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

宋張載曰發明道理唯命字難

宋楊時曰爲人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

宋呂本中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宋洪邁曰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傳信如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之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捄袂脫屣徒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固無恙也是尚足傳信乎

大明薛應旂曰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誕而支離

大明王世貞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捄之曰敫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宂極矣歐蘇捄之

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又曰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

論詩餘

大明朱承爵曰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大明王世貞曰詞者樂府之變也一語之豔令人蒐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宋真德秀批點法

點

句讀小點　○

語絕爲句句心爲讀

菁華旁點　、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圈點　○

謂以一二字爲綱領如劉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　|

主意

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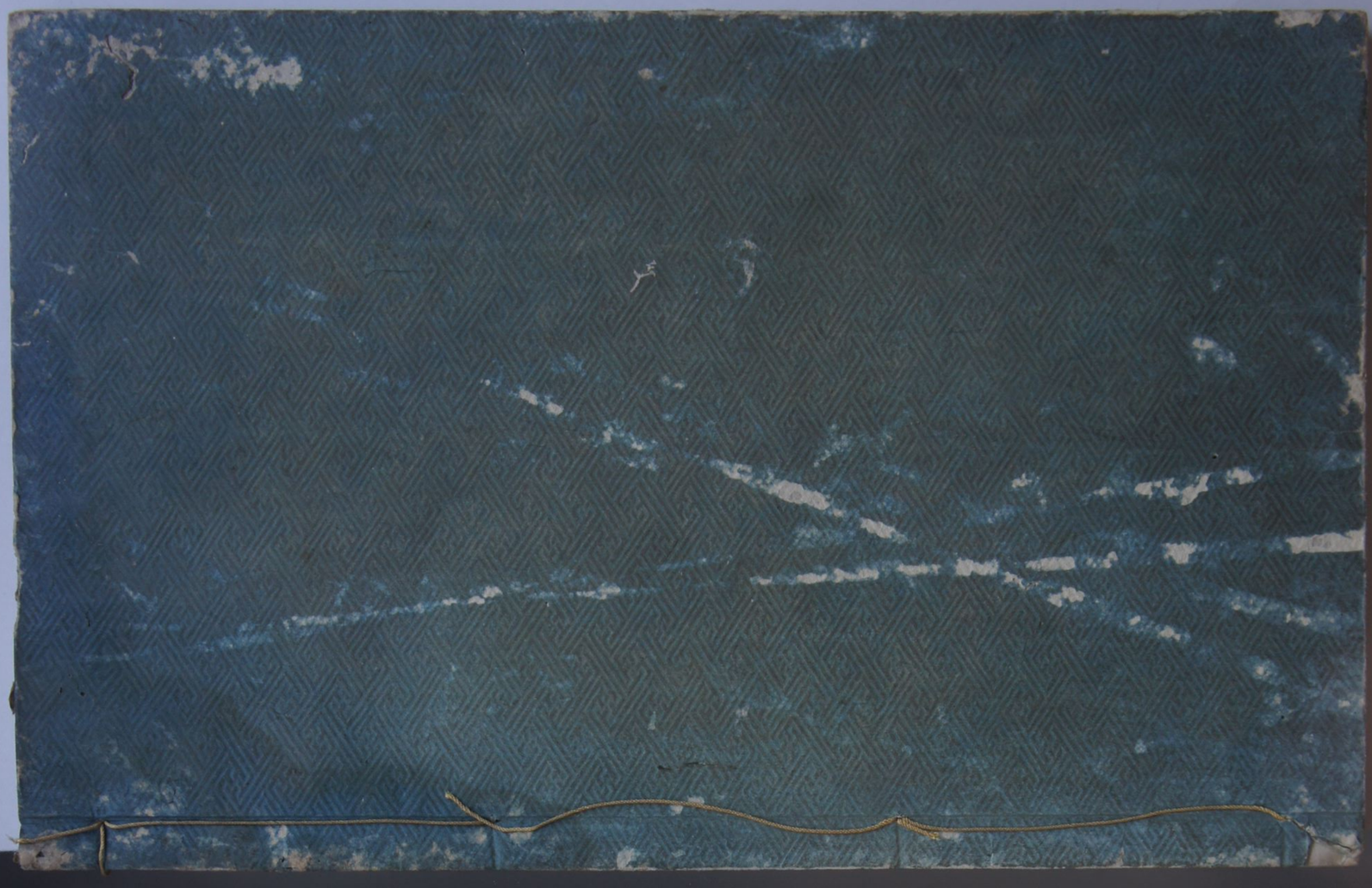
撇　|

轉換

截　|

節段　如賈生可爲流涕者一之類

大明唐順之批點法

長圈	○○○○○○○	精華
短圈	○○	字眼
長點	、、、、、、、、	精華
短點	、、	字眼
長虛抹	▯	敞
短虛抹	▯	故事
抹	|	處置
撇	|	轉調
截	—	分段

欽三百